

湯顯祖與晚明文化美學	· 5
------------	-----

湯顯祖這個人

湯顯祖這個人：必也狂狷乎？	· 30
湯顯祖的「至情」與羅汝芳的 「赤子之心」	· 71
湯顯祖與達觀和尚 ——兼論湯顯祖人生態度與超越精神的發展	· 94
湯顯祖、趙邦清與晚明政治	· 162

湯顯祖與《牡丹亭》

《牡丹亭》的故事來源與文字因襲	· 282
湯顯祖的文藝觀與《牡丹亭》曲文的藝術成就	· 298
誰的主體意識？湯顯祖？還是杜麗娘？	· 351

《牡丹亭》與《紅樓夢》

- 一時文字業，天下有心人
——《牡丹亭》與《紅樓夢》在社會
思想史層面的關係 · 394
- 解到多情情盡處——從湯顯祖到曹雪芹 · 426
- 從案頭之書到筵上之曲：
〈遊園驚夢〉的演出文本 · 461
- 梅蘭芳遊園驚夢四十年 · 479
- 湯顯祖三題 · 518

附錄

- 附錄一 湯顯祖年表 · 536
- 附錄二 《牡丹亭》與中國傳統戲曲 · 539
- 附錄三 從湯顯祖到青春版《牡丹亭》
——青春版牡丹亭學術顧問
鄭培凱訪問記 · 542
- 附錄四 莎士比亞與湯顯祖
——紀念莎士比亞與湯顯祖
逝世四百周年論壇紀要 · 557

跋

· 579

代序

湯顯祖與晚明文化美學

湯顯祖（1550—1616年）是明代的大劇作家，在中國文學史上地位突出，可與陶淵明、李白、杜甫、蘇東坡、關漢卿、曹雪芹相抗衡，是代表中國戲劇文學的經典大師。近年來更有一些研究者以湯顯祖比莎士比亞，從不同的角度探索這兩位東西戲劇大師的成就，使得湯顯祖的經典地位更為提升。

在二十世紀的末葉，一提起湯顯祖，只要有一點文學藝術修養的人就會想到《牡丹亭》，想到在舞台上仍然經常演出的〈遊園驚夢〉一折，想到那膾炙人口的「裊晴絲吹來閒庭院，搖漾春如線……」，想到那令人心醉、令人着迷的「原來姹紫嫣紅開遍，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頽垣。良辰美景奈何天，賞心樂事誰家院！」近些年來，《牡丹亭》的情節與曲辭甚至經人脫胎換骨，成了話劇與電影的內在結構，也顯示出，在今天大家的心目中，湯顯祖最偉大的貢獻便是《牡丹亭》的創作，在歷史文化上奠定了他的經

湯顯祖這個人：必也狂狷乎？

一

眾所周知，湯顯祖（1550—1616）是明代大戲劇家、大文學家，創作了大量的詩文與劇本，受到後世的景仰，對中國文化有着深遠的影響。《明史·湯顯祖傳》對湯顯祖這個人初登歷史舞台，有非常簡短的描述：「湯顯祖，字若士，臨川人。少善屬文，有時名。張居正欲其子及第，羅海內名士以張之。聞顯祖及沈懋學名，命諸子延致。顯祖謝弗往，懋學遂與居正子嗣修偕及第。顯祖至萬曆十一年始成進士。」很隱晦地指出，湯顯祖年輕的時候文章寫得好，聞名遐邇，以至於首席大學士張居正都想將他羅致於門下，與他的兒子們一同去應試科舉。誰知道湯顯祖居然不領情，不願意接受當朝第一權臣的邀約，恃才傲物，拒人於千里之外，顯示了年輕人狷介不群的氣骨。後果則是連續落第，直到張居正逝世之後，「至萬曆十一年始成進士」；而煊赫一時的張家此時已遭到抄家處分而覆敗。

《明史·湯顯祖傳》寫湯顯祖與張居正的關係，落筆非常矜慎，不了解當時的具體情況與社會關係，看不出什麼大名堂，也無法理解為什麼湯顯祖如此狂妄，「不識抬舉」，連當朝宰相誠意相邀，都不放在眼裏，敢於斷然拒絕。這裏所說的歷史情況，雖然在鄒迪光（1550—1626）

的〈臨川湯先生傳〉中說道：「丁丑（1577）會試，江陵公屬其私人啖以巍甲而不應。」但是，仍然是雲裏霧裏，沒說清楚張居正羅致才俊的具體事實。深受湯顯祖賞識的錢謙益（1582—1664），比湯顯祖晚了一代，在他的《列朝詩集小傳》（丁集中），對湯顯祖拒絕張居正的籠絡，有着具體而戲劇化的描述，讓我們對事件的前因後果有了清晰的 understanding：

顯祖字義仍，臨川人。生而有文在手。成童有庶幾之目。年二十一，舉於鄉。嘗下第，與宣城沈君典（懋學）薄遊蕪陰。客於郡丞龍宗武。江陵有叔，亦以舉子客宗武。交相得也。萬曆丁丑（1577），江陵方專國，從容問其叔：「公車中頗知有雄俊君子晁（錯）、賈（誼）其人者乎？」曰：「無逾於湯、沈兩生者矣。」江陵將以鼎甲畀其子，羅海內名士以張之。命諸郎因其叔延致兩生。義仍獨謝弗往。而君典遂與江陵子懋修偕及第。又六年，癸未（1583），與吳門、蒲州二相子同舉進士。二相使其子召致門下，亦謝勿往也。除南太常博士。朝右慕其才，將徵為吏部郎，上書辭免。稍遷南祠郎。

錢謙益敘述湯顯祖前半生，首先指出他生有異象，「有文在手」。這個說法有故意誇張之嫌，生下來掌中就有「文」，其實是大多數嬰兒都有的現象，並不能顯示文曲星下凡。但是湯顯祖童幼時期聰穎突出，令人矚目，卻是實

情。這裏說他「有庶幾之目」，指的是有聰賢之才，可與孔門弟子最優秀者媲美。《易·繫辭下》：「顏氏之子，其殆庶幾乎。」顏氏之子，指的是顏回，強調的是聰賢的性格。王充《論衡·別通》也說：「孔子之門，講習五經。五經皆習，庶幾之才也。」更明確指出，儒家後學讀書有成，是庶幾之才。錢謙益反覆強調的，就是顯祖天生有才，比諸孔門才俊，當之無愧。

湯顯祖受到張居正的重視，是由於張的親戚（張居謙，不是張居正的叔叔，是同父異母弟）在太平府江防同知龍宗武處，也就是今天蕪湖北邊的當塗，結識了顯祖與沈懋學，認為他們是當世英才，極力向張居正推薦。那時張居正身為首相，思考如何讓自己的兒子科舉奪魁，為了避免物議，怕有人批評他操弄科舉，便希望有些當世著名的青年才俊同科高中，以杜悠悠之口，於是接受了親戚的推薦，邀約湯顯祖與沈懋學，企圖將他們納入門下。豈料顯祖居然不給面子，只有沈懋學前來，當然惹得權傾朝野的首相不滿。放榜之後，沈懋學高中狀元，張居正的二兒子張嗣修一甲二名（榜眼），湯顯祖落第。錢謙益記載「君典遂與江陵子懋修偕及第」，講得不清不楚，容易令人誤解，以為沈懋學與張懋修同榜，其實不然。這段記載，混淆了丁丑（1577）與庚辰（1580）前後兩次會試科考，張家兩次籠絡湯顯祖，而顯祖兩次拒絕張家羅致的故實。丁丑年狀元是沈懋學，榜眼是張居正的二子張嗣修；庚辰年的狀元是張居正的第三子張懋修，同榜還有張居正的長子張敬修，而湯顯祖再次落第。



《列朝詩集小傳》（全二冊）〔清〕錢謙益著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

關於湯顯祖第二次受到張家羅致，再次不合作，狂狷依舊，拒絕首相的青睞，鄒迪光的〈臨川湯先生傳〉敘述得非常清楚：

丁丑（1577）會試，江陵公屬其私人啖以巍甲而不應。庚辰（1580），江陵子懋修與其鄉之人王篆來結納，復啖以巍甲而亦不應。曰：「吾不敢從處女子失身也。」公雖一老孝廉乎，而名益鵲起，海內之人益以得望見湯先生為幸。至癸未（1583）舉進士，而江陵物故矣。諸所為席寵靈、附薰炙者，駭且漸沒矣。公乃自歎曰：「假令予以依附起，不以依附敗乎？」而時相蒲州（張四維）、蘇州（申時行）兩公，其子皆中進士，皆公同門友也。意欲要之入幕，酬以館選，而公率不應，亦如其所以拒江陵時者。

鄒迪光與湯顯祖是同齡人，常州府無錫人，萬曆二年（1574）進士，崇尚風雅，熱愛詩文戲曲，與湯顯祖摯友屠隆來往密切，對湯顯祖十分傾倒，也熟知當時士大夫圈子的傳聞。他記載的具體情況，有名有姓，而且詳細反映了湯顯祖不願意攀援權貴的心態，既狂且狷，應該是有所本的。說張家兩次「啖以巍甲」，或許是事後的誇飾之詞，但意在邀請湯顯祖進入張氏權力集團，一旦科舉得魁，便是張家的政壇親信，則是可信的。

鄒迪光記載，湯顯祖性格狷介，談到自己不願依附權勢，把科舉晉身的途徑，比作處女出嫁，不可以輕易「失

身」於權貴的寵倖與提拔，強調的是自己的人格尊嚴，不做隨人驅遣的佞倖之徒。在湯顯祖的心目中，張居正是操弄權術的「權相」，即使不是奸惡之徒，也僭越了人臣輔政的身份，把朝政玩弄於股掌之中。自己若是屈身被他羅致，固然可以青雲直上，在官場上榮耀一番，但也就成了張居正權力集團的一員，歸隊站邊，聽從差遣。湯顯祖不願失身於權貴的心態，到了張居正死後抄家，整個政治集團遭到整肅，似乎得到心理補償，證明了他的先見之明，令他感歎萬分：「假令予以依附起，不以依附敗乎？」這也就使得他堅持自己的信念，不肯依附掌握政府大權的首輔，不願參與官場的權力運作與鬥爭，寧願選擇遠離權力中心的清簡職位。所以，當張居正集團覆敗之後，接任的首輔張四維與申時行都想要籠絡他的時候，他依然故我，一概拒絕，堅守自身的人格清白，也就自己斷了官場飛黃騰達之路。

二

在 1577 年到 1583 年的六年間，湯顯祖兩次不理睬張居正的垂青，第一次或許是恃才傲物，像杜甫形容李白那樣，「飛揚跋扈為誰雄」，發揚蹈厲，展示青年的狂放不羈之氣。第二次依然故我，狷介不群，給張家一個軟釘子吃，擺明了「道不同不相為謀」，則是有其深刻原因的。第一次拒絕，還可說只是理念不合，看不順眼張居正權勢熏天，在官場上橫行霸道，連士子心目中神聖的科舉淨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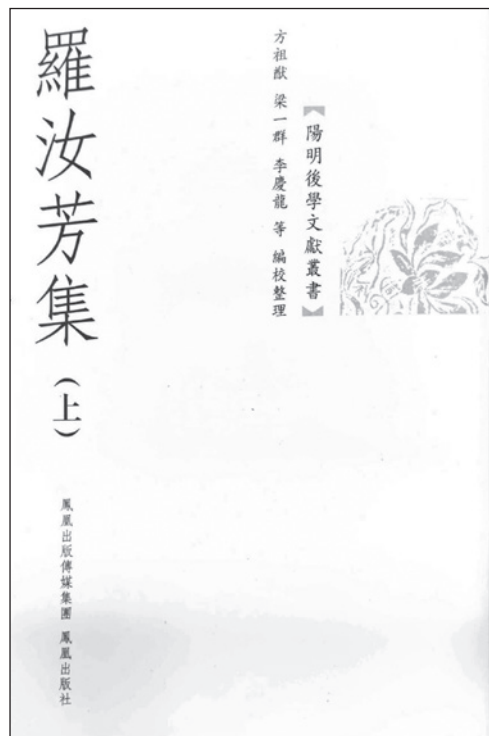
都敢於染指，完全違背了公平原則的正義性，也不容於湯顯祖的儒家道德信念。第二次拒絕，就有了刻骨銘心的切身體會，因為看到了張居正為了控制朝政，專斷獨行，以致他的至交好友因為「奪情」事件，反對張居正蔑視道德規範，批評張居正違背權力運作的祖制，而經歷了血淋淋的痛苦折磨，甚至遭遇慘無人道的迫害，顯示了權相霹靂手段的殘忍。

湯顯祖是江西大儒羅汝芳的學生，篤信老師教導的陽明良知學說，相信人性有道德向善的追求，認為發揮「赤子良知」的精神才是美好社會的正道。他對張居正翻手為雲覆手雨的權謀手段是看不上眼的，尤其不滿張居正為了肅清言路，設置專斷獨行的思想管制，訂定禁止講學、打擊探討心性之學的政策，把矛頭直接對準了泰州學派，禁錮了羅汝芳一脈的思想傳播。

這裏我們要打個岔，先講講陽明學泰州學派與江右學派對湯顯祖的影響，也就是他的生長環境與師友關係對他人格塑造的影響。湯顯祖從青少年時期就深受羅汝芳思想的薰陶，當他進入社會的具體歷史處境，面對張居正以事功業績及現實利益為主導的政治舞台，便不屑屈身於官場的蠅營狗苟。由此不肯依附張居正的經歷，可以看到湯顯祖耿介與狂狷的性格，是如何從萌發到成形，再經過長時間的淬煉與磨礪，終於造就了自主獨立的個性。終其一生，湯顯祖秉性剛毅決絕，像他筆下創造的杜麗娘，堅持理想的初心，九死而未悔，追求夢中理想的「至情」人生，是一位思想獨立自主的大文學家。

十六世紀前後，出現了全世界的大變局，是早期全球化、東西文化碰撞與交流的先聲。晚明江南經濟的繁榮，社會結構的鬆動，以及追求物欲與奢華心理的迸發，在萬曆年間逐漸席捲中國東南半壁，是與早期全球化大趨勢出現有關的。在全球化浪潮尚未波及中國之時，中國文化思想的結構，已經開始了一個醞釀已久的心理變動——這就是陽明學派的興起。陽明學派在明代中晚期興起，跟王陽明這個人對生命意義的深刻認識有關。他最有開創性的思想，是在儒家的孔孟傳統當中，從孟子的性善論，推衍出個人本體良知自主性的重要。也就是說，你要成為聖賢，或是循着聖賢之道發展完善的人格，不是按照本本主義的方法，讀聖賢書中的道德規條，按照官方正統的規範，循規蹈矩，夫子步亦步，夫子趨亦趨，像寫八股文通過考試那樣，成為服服帖帖的「道德奴才」。王陽明心目中的真正聖賢之道，是要有一種自己本體的內在體悟，所以要「致良知」，要「知行合一」。這個內在的體悟，跟個人的心性本體有關，跟個人的人格發展有關，是陽明學派中很重要的東西，強調的是個體心性的自主與自由。

陽明學派強調個體認知的自主性，給心性探索開拓了相當自由的空間，很自然就在弟子闡釋師說的過程中，對聖賢之道出現不同的理解與分疏，形成許多不同的分支學派，其中與湯顯祖有直接關係的是江右學派與泰州學派，特別是提倡「解纜放帆」的泰州學派。泰州學派創始人王艮講過「滿街都是聖人」，所有人都是可以成聖，有點像佛家講的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」，他們受禪宗影響，至少



《羅汝芳集》（全二冊），鳳凰出版社 2007 年版

在傳道說法的途徑上是類似的。王艮傳徐樾，徐樾傳顏鈞，顏鈞傳羅汝芳，而羅汝芳就是湯顯祖的老師，可謂一脈相承。由於泰州學派強調教化的手段，有點像佛家的普度眾生，吸收社會不同階層人士的參與，講學大會聚集成群的信眾，又人人各指本心，往往出現個人自由化傾向，這就引起官方的疑慮與擔心。張居正最討厭這種非官方的講學活動，更對泰州學派激進人士到處串連、擴大影響的行動，極為忌憚，怕會造成反對官府權威的群眾勢力，因此盡量打壓。張居正捕殺思想激進的何心隱，就是為了防止何心隱組織江湖勢力，企圖剷除泰州自由開放思想的顯著事例。

泰州學派的思想激進，主要是個人內心世界的思想激進，有時形之於言，也只是思想言論對自主意識的獨特表述，除了何心隱是個例外，不必然涉及社會行動，更沒有進行社會運動的跡象。然而，在統治者的心目中，思想言論的自由不羈，有可能轉化為挑動社會秩序的星星之火，則有曲突徙薪之考慮，必須採取堅壁清野的手段，及早撲滅於未發之時。因此，張居正打壓泰州學派，禁止陽明學說引發的普遍講學風氣，限制羅汝芳傳播發抒個人主體性的自由追求，以維持官方正統思想的穩定性。作為羅汝芳的忠實弟子，湯顯祖堅信老師教導的「天機泠如」的心性取態，反對以官方律令壓制陽明聖學思想自由的「活潑潑地」特性，就對張居正濫用權威的行為不滿，這也就是湯顯祖第一次拒絕張居正羅致他的思想與時代背景。

有趣的是，湯顯祖的好友沈懋學也是羅汝芳的弟子，

卻接受了張居正的邀約，成了張氏權力集團的一員，得以金榜題名，高占鰲頭，當上了舉世欽仰的狀元。湯與沈的家世與教育、抱負與志趣，本來是相當一致的，這才結為摯友，沒想到面臨一場仕進的誘惑與考驗，所作出的選擇是如此不同。從落第的湯顯祖眼中看來，真是應了杜甫的詩句「同學少年多不賤，五陵衣馬自輕肥」。然而，官場的翻雲覆雨也不是容易承受的，沈懋學中狀元半年之後，就撞上了張居正「奪情」事件，在道德倫理的大節與現實利益的小惠之間又要作出選擇，他委屈了自己青雲直上的機會，作出違背張居正意旨的決定，告病辭官，自稱寄情詩酒聲伎，避開政治鬥爭的追殺。其實也就是風光了一時，悔恨了一世，年僅四十四歲，抑鬱以終。

三

湯顯祖第一次落第，沈懋學高中狀元，曾在湯顯祖的寓所住宿，贈詩一首以作安慰：「獨憐千里駿，拳曲在幽燕。」似乎為好友落第叫屈。湯顯祖雖然也感到兩人的關係起了變化，但還是寫了一首長詩〈別沈君典〉，向飛黃騰達的朋友告別：

去年三月敬亭山，文昌閣下俯松關。今年俊秀馳金轂，表背衡衡邀我宿。妙理霏霏談轉酷，金徒箭盡撾更促。人生會意苦難常，想像開元寺中燭。開元之燭向誰秉，君揚龍生姜孟穎。按席催教白紵辭，迴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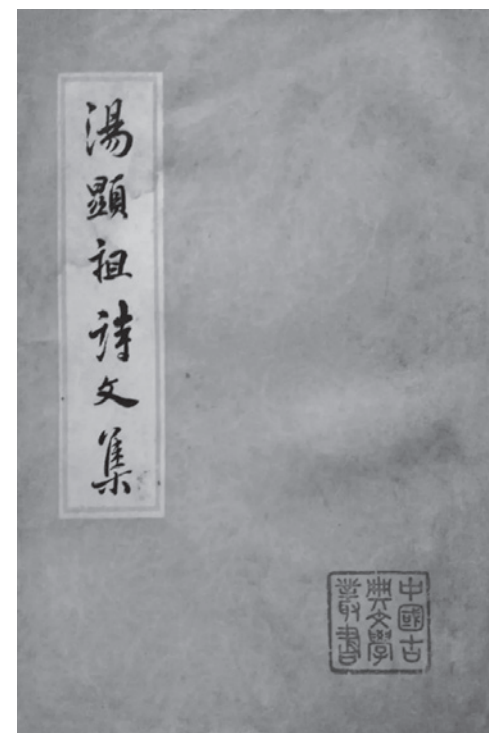
門弄蒼龍影。別在長干不見君，天上悠悠多白雲。衣帶如江意回絕，孤蹤颯颯吹黃蘗。取得江邊美桃葉，細語如笙款如蝶。燕幽道長不可挾，自有韓娥並宋臘。遊人得意春風時，金塘水滿楊花吹。玩舞徘徊顧雙闕，西山落日黃琉璃。落日流雲知幾處？雲花疊騎縱橫去。旦暮惟聞歌吹聲，春秋正合窮愁著。夫子才華不可當，華陽東海並珪璋。輝輝素具幕中畫，慨慨初登年少場。年少紛紜非一日，喜子今朝拚投筆。一行白璧自傾城，再顧黃金須百鎰。吏隱郎潛非俊物，誰能白首牽銀紱。銀紱桃花一路牽，空紗戶穀染晴煙。春絲引颺雲霞鮮，窗桃半落朱櫻然。江南人歸馬翩翩，金陵到及鮒魚前。天地逸人自草澤，男兒有命非人憐。歸去蓬山蓼水邊，坐進金樓翠琰篇。丹蛟吹笙亦可聽，白虎搖瑟誰當憐。如蘭妙客何處所？若木光華今日天。我今章甫適諸越，山川未便啼鳴鵒。都門買酒留君別，況是春遊寒食節。孟門太行君所知，鬼谷神樓非我宜。王孫碧草歸能疾，公子紅蘭佩莫遲。昨日辭朝心苦悲，壯年不得與明時。處處撫情待知己，可似南箕北斗為。

這首長詩蘊藉婉轉，寓意曲折深遠，既說到兩人訂交的經過，思想感情的契合，引為摯友，又說到經過這次科考，兩人走上了不同的途徑，分道揚鑣，各自面臨未知的命運。詩一開頭，寫兩人去年在宣城敬亭山詩酒風流的美好歲月，今年到北京會試，沈懋學還邀湯顯祖到表背胡

同同住，友情十分深厚。在宣城流連的日子，還有龍宗武（君揚）與姜奇方（孟穎）一道，聽歌選舞，泛江遊船，快樂無比。後來在南京分別了，心中一直思念着，直到北京又再相逢，依然有韓娥與宋臘一樣的美女相伴，春風得意，一同遊樂。考試的結果，改變了兩人的命運，也使得親密無間的友情難以持續。

沈懋學金榜題名，高中狀元，自然是「一行白璧自傾城，再顧黃金須百鎰。吏隱郎潛非俊物，誰能白首牽銀紱。銀紱桃花一路牽，空紗戶縠染晴煙。春絲引颺雲霞鮮，窗桃半落朱櫻然。江南人歸馬翩翩，金陵到及鱖魚前」，可以衣錦榮歸，光宗耀祖，風風光光回到江南，正好趕上鱖魚嘗鮮的時候。湯顯祖名落孫山，榮華富貴輪不到，只好想着自己是山野逸人，「天地逸人自草澤，男兒有命非人憐，歸去蓬山蓼水邊，坐進金樓翠琰篇。丹蛟吹笙亦可聽，白虎搖瑟誰當憐。如蘭妙客何處所？若木光華今日天。我今章甫適諸越，山川未便啼鳴鳩」。這裏特別引用了宋人資章甫的典故，是出自《莊子·逍遙遊》的：「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，越人斷髮文身，無所用之。」明顯是慨歎自己不合時宜，空有滿腹文章，卻到了不尊重文化修養、只講權力與利益的地方，沒有人識貨。

長詩的結尾，寫春寒料峭的寒食節，在京城與沈懋學飲酒賦別，一方面講到自己不受朝廷賞識，在少壯年月不能報效國家，心中悲苦：「昨日辭朝心苦悲，壯年不得與明時。」另一方面則誠懇勸告沈懋學，走上仕途要小心：「孟門太行君所知，鬼谷神樓非我宜。」這裏引用的孟門



《湯顯祖詩文集》（全二冊）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版

太行典故，來自張九齡的詩〈始興南山下有林泉，嘗卜居焉，荊州臥病有懷此地〉，沈懋學當然是清楚知道其中寓意的。其實，湯顯祖引用這個典故，才是整首長詩的詩眼，是寫這首詩的中心意旨。張九齡原詩如下：

出處各有在，何者為陸沉。幸無迫賤事，聊可祛迷襟。世路少夷坦，孟門未嶮嶮。多慚入火術，常惕履冰心。一跌不自保，萬全焉可尋。行行念歸路，眇眇惜光陰。浮生如過隙，先達已吾箴。敢忘丘山施，亦云年病侵。力衰在所養，時謝良不任。但憶舊棲息，願言遂窺臨。雲間日孤秀，山下面清深。蘿薦自為幄，風泉何必琴。歸此老吾老，還當日千金。

湯顯祖對沈懋學的勸告，毋寧更是一種透徹人生的警告，現在的說法就是「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！」他的表達方式雖然隱晦，藉着引用古人的詩句典故，用意卻十分明確，要告訴沈懋學的，就是張九齡對生命意義的感悟：人生的出與處，牽涉到自己的生命選擇，很難說何者是成，何者是敗。只要還沒有被人逼着去做下賤的事，也就可以過得舒坦。世上的道路很少是平坦的，像通往太行山的孟門徑，雖然窄仄，也不算太崎嶇。多用權謀之術，進出烈火燃燒的官場，是很令人慚愧的；應該時常警惕自己，要保持如履薄冰的心態。萬一不小心，跌個大跟頭，就沒有萬全之法來保護自身。要時時想着留一條可歸的後路，要愛惜短暫生命的光陰。古來的賢達早就告訴我們，浮生

短暫，如白駒過隙。張九齡在詩的結尾，說到自己多病體衰，有一些官場職務是難以勝任的，想要告老回鄉，在山間林下過安逸的日子。對剛中狀元的沈懋學而言，這樣隱晦的忠告或許毫無意義，但是後來官場事態的發展，半年後就爆發了「奪情」事件，逼得沈懋學辭官回鄉，見證了湯顯祖的先見之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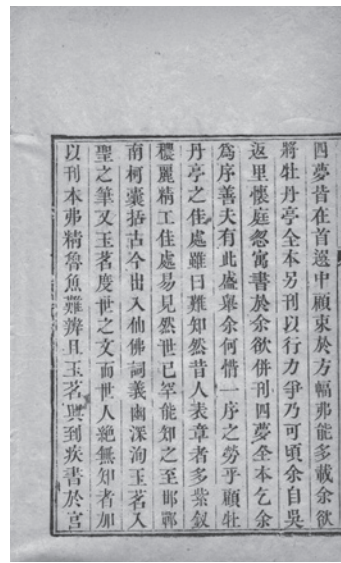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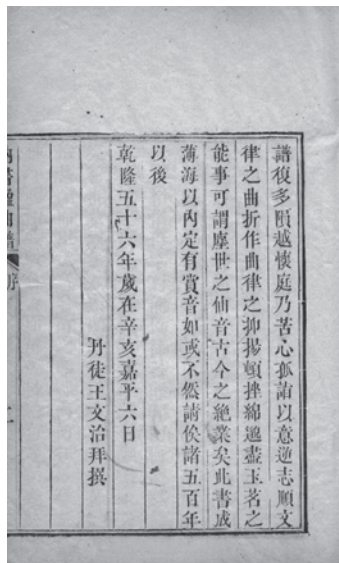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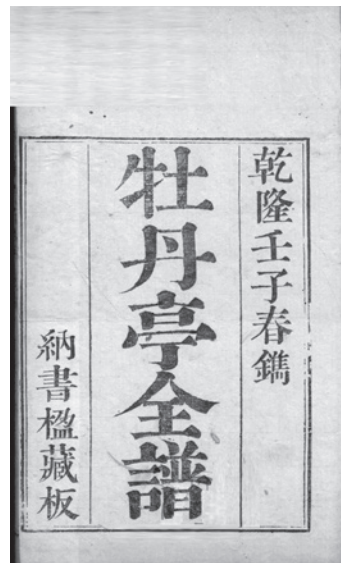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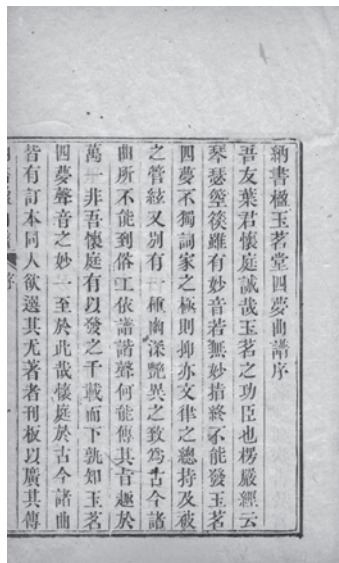
這場科考，與湯顯祖同時落第的，還有推薦沈懋學與湯顯祖給張居正的張居謙。為了保證自己兒子科舉順利高中，又要避免眾口謠諑，說他暗地操弄闖場，張居正就不讓自己的同父異母弟上榜，使得張居謙鬱悶萬分。湯顯祖事後為他寫了首詩〈別荊州張孝廉〉，感慨同是天涯淪落人，算是相濡以沫：

去年與子別宣城，今年送我出帝京。帝邑人才君所見，金車白馬何縱橫。金水橋流如灞滻，西山翠抹行人眼。當壚喚取雙蛾眉，的皪人前傾一盞。誰道葉公能好龍？真龍下時驚葉公。誰道孫陽能相馬？遺風滅沒無知者。一時桃李豔青春，四五千中三百人。擲蜉蝣本自黃金賤，抵鵲誰當白璧珍？年少錦袍人看殺，唇舌悠悠空筆札。賤子今齡二十八，把劍似君君不察。君不察時可奈何！歸餐雲實蔭松蘿。濠南釣渚飛竿遠，江左行山着屐多。吏事有人吾潦倒，竹林著書亦不早。被褐原非袞冕人，飆車更向煙霞道。青野主人歸不歸，文章氣骨可雄飛。三十餘齡起幽滯，連翩不遂知者希。平津邸第開如昨，嘯激清風恣寥廓。人

生有命如花落，不問朱欄與籬落。君當結騎指衡山，欲往從之行路艱。懷沙長沙為我吊，洞庭波時君已還。賤子孤生宦遊薄，習池何似江陵樂？寧知不食武昌魚，定須一駕黃州鶴。我今且唱越人舟，青蒲翠鳥鳴相求。君獨胡為好鞍馬，草綠波光不與儔。我住長安非一日，點首傾心百無一。夫子春間儻未行，為子問取鄆中質。

在這首詩中，對着同樣受到操弄而落第的友人，湯顯祖就毫無顧忌，直截了當，表示了無限憤懣：「誰道葉公能好龍？真龍下時驚葉公。誰道孫陽能相馬？遺風滅沒無知者。」葉公自稱好龍，但是自己這條真龍出現的時候，就把葉公給嚇壞了；誰說原名孫陽的伯樂能相馬，千里馬卻完全沒有人能夠賞識！又說到這年參加會試科考的四五千人，有三百人上榜，居然沒選上自己這樣的人才。自己像黃金一樣，卻拿來拋擲蛀蟲，實在是自貶身價；自己像雪白的玉璧，卻扔去驅趕噪鴉，誰還會視作珍品？想想自己，年紀已經二十八歲了，是把安邦定國的寶劍，君王卻不來察看，實在無可奈何！只好回歸山林鄉野，漁樵忘機，在大自然的懷抱中悠遊生息。官家的職事自有能幹的人，我是屬於潦倒江湖的散人，也該早早著書立說，在文學想像的領域創作煙霞美景。

此詩的後半，寫到張居謙也已經三十出頭了，困頓於科場多年，大概飛黃騰達的機會十分渺茫。兩人同病相憐，也只好承認命運不可逆料：「人生有命如花落，不問



葉堂撰《納書楹玉茗堂四夢全譜》及王文治序